



T H E W I N T E R K I N G

亚瑟王

A Novel of Arthur

卷一 凛冬王

【英】伯纳德·康威尔/著 孟汇一/译

重庆出版社



The Arthur : The Winter King
by Bernard Cornwell

亚瑟王

卷一 凛冬王

[英]伯纳德·康威尔 著
孟汇一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Arthur: The Winter King
Copyright © 1997 by Bernard Cornwell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oby Eady Associates Ltd.
Via The Grayhawk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25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亚瑟王. 第1卷, 凛冬王/(英)康威尔著;孟汇一译.

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6.7

书名原文: The Arthur: The Winter King

ISBN 978-7-229-10668-3

I. ①亚… II. ①康… ②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①I561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9586号

亚瑟王(卷一):凛冬王

YA SE WANG (JUAN YI): LINDONG WANG

[英]伯纳德·康威尔著 孟汇一译

责任编辑:邹禾肖 飒方媛

装帧设计:小年

封面插图:张帆

责任校对:胡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14.75 字数:363千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229-10668-3

定价:48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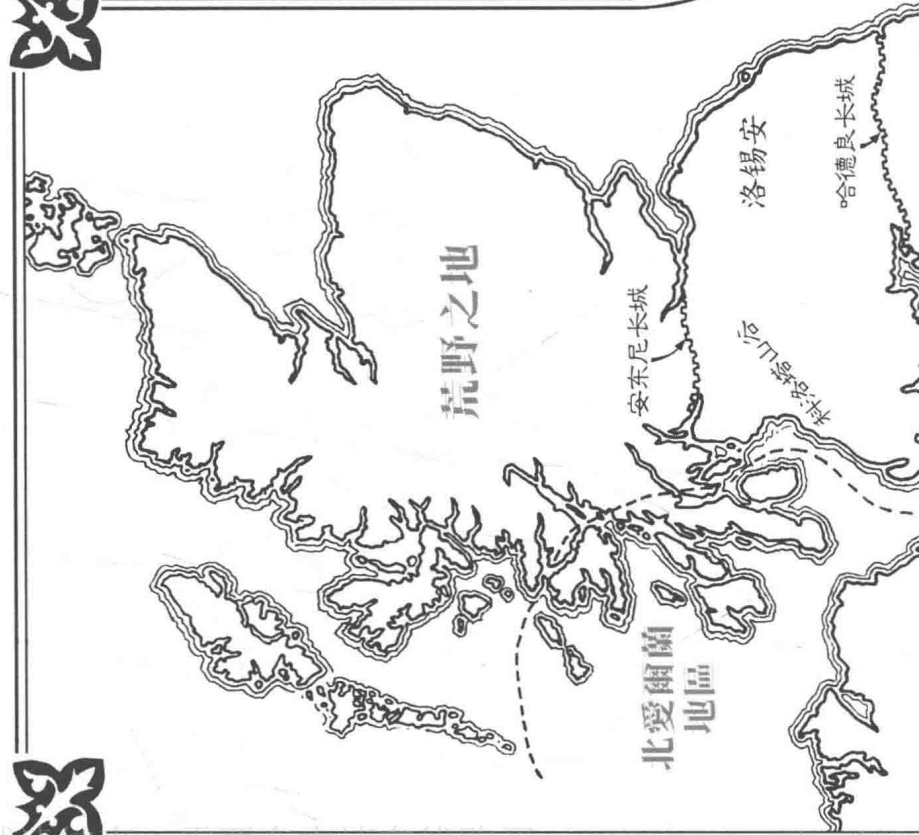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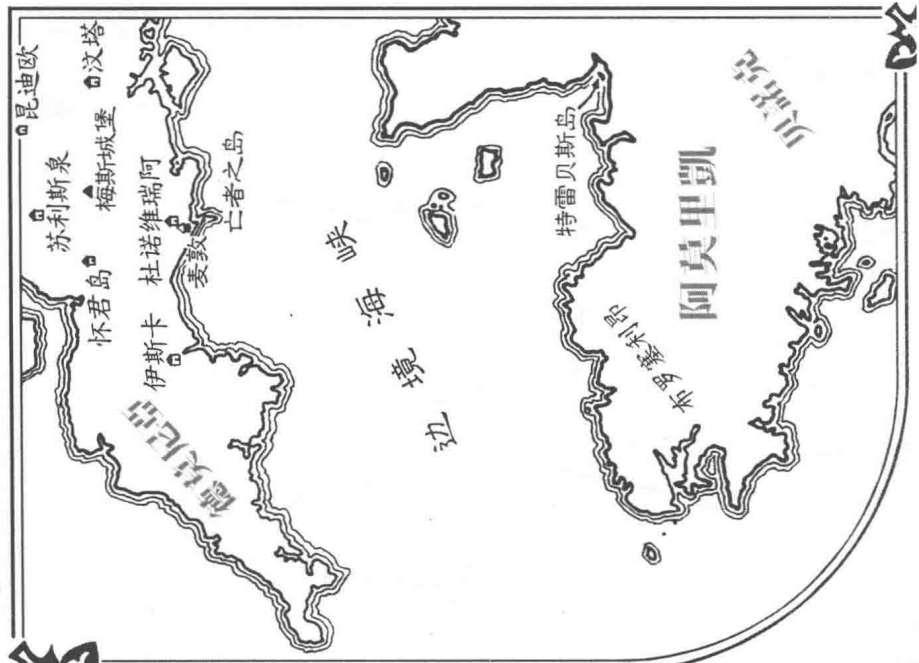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装帧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Unicor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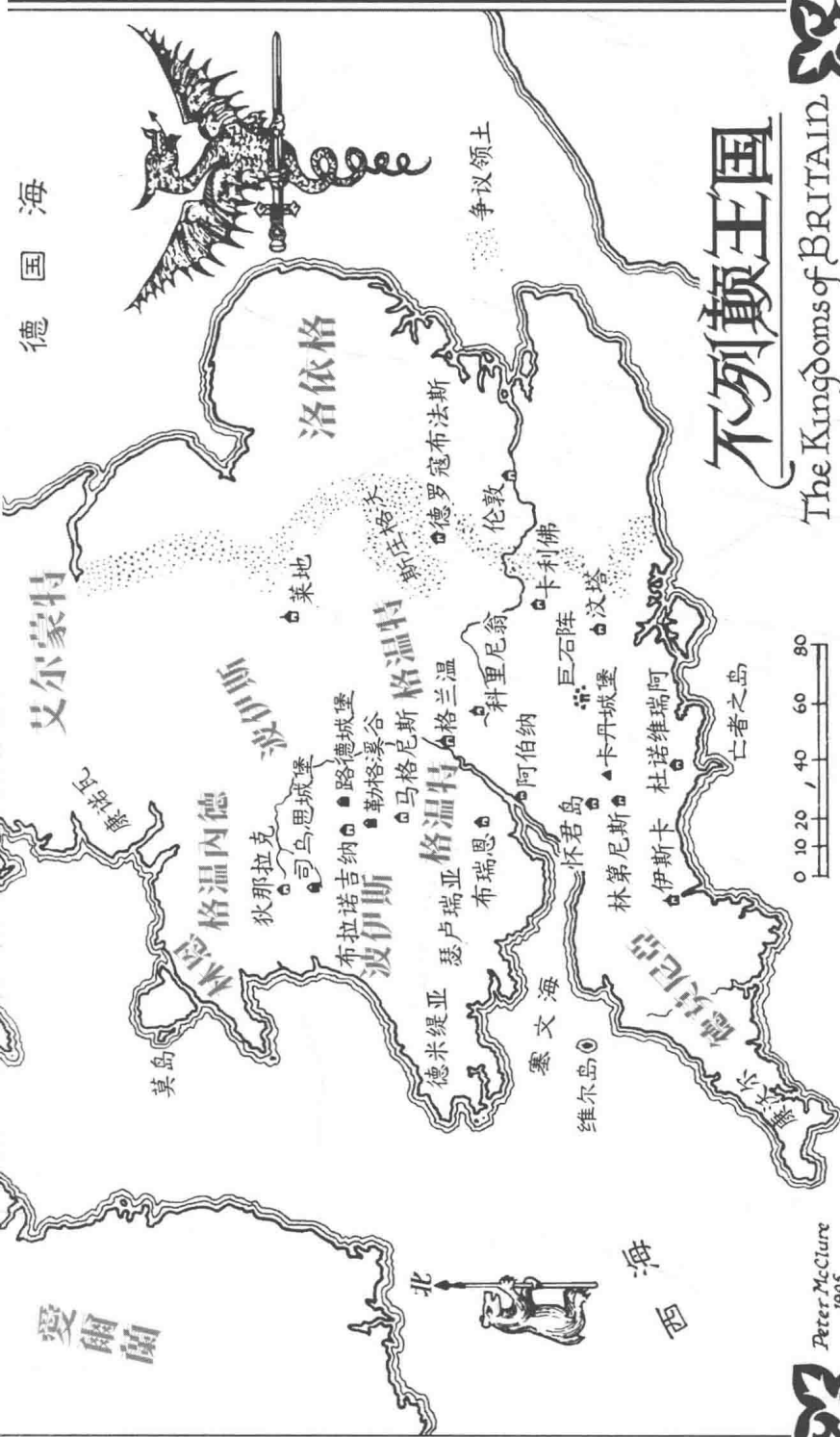
独角兽^{书系}



德国海

艾尔蒙特

爱尔兰



不列颠王国

The Kingdoms of BRITAIN

公元480年

Peter McCiure
1995

目 录



第一部 冬之子 / 001

第二部 公主新娘 / 097

第三部 梅林归来 / 193

第四部 亡者之岛 / 283

第五部 盾墙 / 389

后记 / 455

第一部 冬之子



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块名为不列颠的土地上，发生过这样的故事。所有已逝或健在的圣徒中，最受主蒙恩的桑森主教曾说，有些回忆，应随那些肮脏堕落的人类一同深埋。因为，这些故事发生在那最后的时刻，发生在吾主耶稣基督以光芒驱散无边黑暗之前；这些故事发生在被我们称为“洛依格”——失落之地——的土地上，这片土地曾经属于我们，现在却被我们的敌人称为“英格兰”。这是亚瑟的故事，他是战神，是无冕之王，是上帝之敌，同时也是——愿吾主耶稣和桑森主教原谅我——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男人。我为他流下的眼泪何其之多。

今日天寒，山丘死寂苍白，天上乌云密布。日暮之前，应该就会下雪，但桑森定不会赐予我们炉火。这也好，圣人说，汝需禁欲。我已年老，但桑森——愿上帝保佑他长命百岁——比我更老。这让我无法借口年迈去开启柴火间。桑森总是会问，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对吾主的献祭，吾主所遭受的苦难远胜于我们所有人，所以我们这六位教友就应在半梦半醒间颤抖。而明日，若井水冻结，马格文兄弟得沿着链子爬下，用石头敲开冰，我们才可饮水。

然而，我们冬日里最大的烦恼并不是寒冷，而是结冰的道路让伊格莲无法探访修道院。伊格莲是我们的王后，是布洛奇维尔国王的妻子。她黝黑苗条，非常年轻，活泼得犹如冬日里的暖阳。她来此祈子，但与我交谈的时间，倒比向圣母与圣子祈祷的时间还长。她之所以与我交谈，是因为喜爱听亚瑟的故事。上个夏天，我把自己记得的所有故事都告诉了她；当我挖空记忆之后，她带给我一堆羊皮纸、装在角制瓶中的墨水，以及一束用作为笔的鹅毛。亚瑟的头盔上就曾装饰着鹅毛。这些翎毛不似其大也未

亚瑟王

如其白，但昨日，当我迎着冬日天空高高举起一束翎毛时，在既感光荣又觉愧疚的一瞬间，却好像在那束羽毛下看见了他的脸。那一瞬间，龙与熊又一次咆哮于不列颠，让异教徒胆战心惊。但之后，我打了个喷嚏，发现自己握着的仅仅是一把沾着鹅屎、用来写字几乎都不够格的羽毛。墨水也很糟，就只是灯油混着苹果树皮上弄来的树胶。纸要好些，它们由羊皮制成，自罗马人统治时期遗留至今，上面曾经覆盖着我们没人能看懂的手迹，但伊格莲的侍女们将它们刮得干净洁白。桑森说，如果能把这么多羊皮做成鞋子就更好。但刮过的羊皮纸太薄，无法用作缝补；另外，桑森也不敢冒犯伊格莲，进而失去布洛奇维尔国王的友谊。这所修道院距离敌人的枪兵不过半天行程，如果没有布洛奇维尔的战士时刻严阵以待，即使我们那小小库房也足以引诱敌人穿过黑溪，登上山丘，前来狄那拉克峡谷。然而我也知道，即使是为了布洛奇维尔的友谊，桑森也不可能同意让德瓦教友为上帝之敌亚瑟立传。所以伊格莲和我向这位圣人谎称，我是在将吾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翻译为撒克逊语。这位被祝福的圣人不会说也看不懂敌人的语言，所以我们应当能瞒着他，直到写完这个故事。

我也必须向他说谎。我刚动笔在这张羊皮上书写没多久，桑森圣人就进了房间。他站在窗边，凝视着暗淡天空，揉搓自己干瘪的双手。“我喜欢寒冷。”他说道，明知我不喜欢。

“我感觉很糟，”我礼貌回答，“尤其是这只断手。”我失去了左手，写字时，是用疙瘩不平的手腕假肢来固定羊皮的。

“所有的痛苦都是恩赐，提醒我们不忘吾主曾受难。”一如我所料，主教如此说道。接着，他靠上桌子，查看我的文章。“告诉我，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？德瓦。”他命令道。

“我正在写，”我撒谎，“圣子诞生的故事。”

他盯着羊皮，然后用肮脏的手指甲指着自已的名字。他能猜出几个字母，自已的名字在羊皮纸上凸显出来，就好比雪地上的渡鸦那么明显。他

像个顽童一般喋喋不休，用手指绕着我的一缕白发把玩。“圣子诞生之时，我可不在场，德瓦，但那确是我的名字。是不是在写什么异端邪说，你这地狱杂碎？”

“大人。”我低声下气地说，被他扯着头发，低着头，脸被迫贴近文稿。“在福音起始我写了，只因为吾主耶稣基督的慈悲与其圣徒桑森的允许，”说到此，我将手指移至他的名字处，“我才得以写下耶稣基督之善闻。”

他猛地拉我头发，扯下几根，然后就走开了。“你是个撒克逊婊子生的，”他说，“撒克逊人都不值得信任。小心点，撒克逊人，别得罪我。”

“仁慈的主。”我对他说，但他并没有留下来听。曾经，他跪在我的面前，亲吻我的宝剑；但如今，他是位圣徒，而我只是一名最凄惨的罪人，还是名冻坏了的罪人。墙外的日光冰凉、灰暗、充满威胁，第一场雪即将落下。

亚瑟的故事开始时亦有雪。那是很久之前，至尊王乌瑟统治的最后一年。那一年，按照罗马人的历法，是他们建都后的1233年；但在不列颠，我们习惯以黑暗之年为始，来计算年月，也就是罗马人在莫岛战胜德鲁伊^①的那一年，按此计算方法，亚瑟的故事始于420年；然而桑森——愿上帝保佑他——则是以吾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为始来纪年，在他的信仰中，吾主的生日之后再过480个冬天，才是亚瑟这故事开始之时。但不论你如何计算时间，这都已是很久以前的故事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块名为不列颠的土地上发生之事，而我就在那里。

故事是这样的。

^① 古代不列颠人与高卢人的一种宗教。德鲁伊宗教崇敬自然之力，橡果是他们的圣物。本书也以“德鲁伊”直接指代德鲁伊教徒。下同。

亚瑟王

故事始于一个婴儿的诞生。

在一个严寒刺骨的夜晚，残月之下，整个王国万籁俱寂，银装素裹。

大厅中，诺维娜正在尖叫。

一直尖叫。

已是午夜。夜空澄霁，群星闪耀。大地冰封，有如铁铸，其上溪流亦被冻结。不祥的残月阴沉地照耀着广阔的西方大地，使其看似闪耀着苍白冰冷的微光。已经三天没有下雪，但积雪未消，整个世界一片银白，只有被风吹落枝头积雪的黑色树木，还缠结着对抗荒凉的冬日大地。在这个清朗无风的午夜，我们呼出的雾气迟迟不散。大地看来死气沉沉、一片寂静，就好像是被太阳神贝勒诺斯所遗弃，随意地抛在了几个世界之间寒冷的无尽空虚中。这寒冷，是刺骨、死寂的严寒。长长的冰锥从卡丹城堡大厅的屋檐垂下。今天早些时候，在纷飞大雪中，至尊王的侍从艰难地将我们的王妃送来了这个属于王者的至高处所。卡丹城堡是王室的基石所在，是国王登基之处，也是唯一一处，至尊王坚持自己的王储应当出生的地方。

诺维娜再次尖叫起来。

我从没有见过孩子的诞生，上帝保佑，愿将来也别目睹。我见过母马下崽，看过小牛犊滑进这个世界，听过分娩中母狗的轻声牢骚，也见识过生产时母猫的痛苦翻滚，但我从没有见过伴随着女人尖叫的鲜血和黏液。诺维娜竭力压抑，但尖叫依然可怖，女人们在事后这么说道。有时尖叫声会突然停止，整个城堡中仅余下忽来的寂静，这时至尊王就会从一蓬毛领中抬起他那伟大的头颅，细细倾听，就好像他正在一丛灌木中听见了撒克逊人逼近。只不过他现在的聆听充满希望，希望突然的安静意味着生产的瞬间，他的王国将再一次拥有继承人。他就这么听着，在这片冻结混乱的静止中，能听见他儿媳那尖锐可怕的喘息声，有那么一次，仅仅只有一次，一声可怜的呜咽传来，至尊王半转过身像是要说些什么，但接着尖叫

又起，他将头埋回了厚实的皮毛中，在厚重毛领与兜帽形成的阴影下，只能看见他闪烁的双眼。

“您不应该站在壁垒这儿，陛下。”白德文主教说道。

乌瑟挥了挥戴着手套的手，就好像示意白德文可以到燃着火炉的屋里去，但他，至尊王乌瑟，不列颠的潘德拉贡，则不会离开。他想要站在卡丹城堡的壁垒上，如此便能一眼望越冻土，直至恶魔潜伏的空中。但白德文是对的，至尊王不应该在如此艰难的夜晚成为守卫，抵抗恶魔。乌瑟已年老体衰，但王国的安全依旧系于他浮肿的身躯和迟钝悲观的头脑。仅仅六个月前，他还精力充沛，但接着，嗣子去世的噩耗来临了。莫德雷德，他最心爱的儿子，他由婚姻所得的唯一仅存的孩子，被撒克逊阔斧砍倒，在白马丘山麓流血至死。死亡夺去了这个王国的储君，而没有继承人的王国是被诅咒的王国。但今晚，如果上帝保佑，莫德雷德的遗孀将会产下乌瑟的继承人。除非这孩子是个女孩，当然，这所有的痛苦就白费了，王国也将灭亡。

乌瑟从覆盖着冰霜的毛领中抬起了头，呼出的气体在皮毛上凝聚。“该做的都做了吗，白德文？”乌瑟问。

“是的，陛下，全部。”白德文主教说。他是国王最信任的顾问，与诺维娜王妃一样是基督徒。诺维娜拒绝从林第尼斯附近暖和的罗马别墅搬出，她朝自己的公公大喊，除非他保证不让旧神的女巫们靠近，否则她不会去卡丹城堡。她坚持要以基督教的方式分娩，而渴望继承人的乌瑟答应了她的要求。现在，白德文的神父们正在房中咏唱祷词，就在圣水泼洒之处的旁边，产床床头挂着一个十字架，诺维娜的身体下放着一个十字架。“我们正在向蒙福的圣母玛利亚祈祷，”白德文解释道，“她圣洁的身体没有被任何肉欲玷污，就成为了基督的圣母，而且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乌瑟咆哮道。至尊王不是基督徒，也不喜欢任何人劝说他皈依。虽然他的确认同，基督教的神也许和旧教诸神一样强大。今晚就是测

亚瑟王

试他忍受程度的时刻。

这是我为何在那里的原因。我是个快要成年的孩子，嘴上无毛的跑腿听差，在卡丹城堡壁垒中国王的座椅旁伺候。我来自怀君岛，梅林修筑于北境的城堡。我的任务是，如果国王下令，就去把莫甘和她的助手们带来，她们就等在卡丹城堡西面斜坡山脚一个猪圈的肮脏栅舍里。诺维娜王妃也许希望基督的母亲做她的接生婆，但若是新神失败，乌瑟也准备好了与旧神同行。

基督教的神果然失败了。诺维娜的尖叫次数越来越少，呻吟声却越来越绝望，直到最后，白德文的妻子艾伦走出房间，颤抖着跪在了至尊王的椅旁。艾伦说，这个孩子生不出来，她担心母亲也会死去。乌瑟挥挥手，直接忽略了最后一句：母亲无足轻重，重要的只有孩子，而且只有男孩才重要。

“陛下……”艾伦紧张地开口，但乌瑟已经没在听了。

他拍了拍我的头。“去吧，孩子。”他说，于是我转身跑离了他的影子，从壁垒上一跃而下，奔跑穿越了屋子之间月影斑驳的纯白雪地。我经过西门的守卫，滑倒在结了冰的西方斜道上。我在雪地上蜿蜒行进，被一根树桩刮破了斗篷，重重地摔进满负冰雪的荆棘丛中，但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，除了自己稚嫩肩膀上所负担的王国命运。“莫甘夫人！”靠近栅舍时，我大叫道，“莫甘夫人！”

她一定正等着，栅舍的门即刻被猛地推开，她那戴着黄金面具的脸在月光下闪耀。“走！”她冲我尖叫，“走！”我转过身，开始爬回小丘，身边围绕着一群正在雪中攀爬的梅林的孤儿。她们跑步时，随身带着的锅子碰撞在一起，铿锵作响；斜坡过陡、变得危险时，她们又被迫把锅子掷到前头，自己在后面攀爬。莫甘慢慢地跟着，她的奴隶瑟柏儿携带着必要的咒符和草药，伴随于她身侧。“点上火，德瓦！”莫甘吩咐我。

“火！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，跑进了门，“壁垒上的火！火！”

主教抗议莫甘的到来，但至尊王冲他的顾问发了火，主教立马投向了旧教的怀抱。他下令神父和修士离开他们的临时教堂，并带上壁龛各处的火把，聚起一堆可燃物，拆下集中在要塞北墙内小屋上的木板，添进火堆。火焰劈啪作响，在夜色中熊熊燃烧，烟雾在空中聚成一个华盖，可以迷惑邪灵，让它们远离奄奄一息的王妃与孩子。我们小孩子则绕着壁龛跑，敲打着锅子，好以这巨大的噪音让邪灵混乱。“喊起来！”我命令那些来自怀君岛的孩子，而更多来自要塞棚屋的孩子为我们增添了吵闹声。守卫用枪柄击打着盾牌，神父们往几个燃烧的柴堆里丢进了更多的木头。我们尖叫着制造噪音向邪恶的幽灵挑战，它们正划过夜晚，诅咒着诺维娜的分娩。

莫甘、瑟柏儿、妮慕和一个小女孩走入大厅。诺维娜在尖叫，不知是为了抗议梅林的女人们的到来，还是因为顽固的孩子正将她的身体一撕为二。当莫甘赶走基督徒侍从时，尖叫声更响了。她将两个十字架扔到雪中，将一把艾蒿——女人草药——扔进火里。妮慕后来告诉我，她们在潮湿的床上放了铁矿石，以赶走已嵌入其中的邪灵；还在因剧痛打滚的女人的头周围放了七块鹰石，以便从诸神处带来善灵。

莫甘的奴隶瑟柏儿在大厅门楣上放了一根桦树树枝，并在痛苦翻滚的王妃身体上方挥舞着另一根。妮慕蹲在门栏处溲溺，让邪恶的妖精远离大厅，然后她盛了一点自己的尿液，用稻草洒在诺维娜的床上，以进一步防止孩子的灵魂在出生的瞬间被盗走。莫甘的黄金面具在火光中闪亮，她挪开诺维娜的双手，将一块稀有琥珀咒符放置在王妃的双乳间。那个小女孩，梅林拾来的弃婴，在床脚恐惧地等待着。

新生起的火焰释放出浓烟，模糊了夜星。卡丹城堡山麓树林中的野兽苏醒，冲着上方爆出的噪音号叫；至尊王乌瑟抬眼看向渐沉的月亮，但愿自己找来莫甘时还不迟。莫甘是乌瑟的亲女儿，是他与格温内德的伊格莲所生下的四名私生子中年纪最大的。毫无疑问，乌瑟更希望梅林在这里，

亚瑟王

但是梅林已经离开数月，不知去向何处，有时我们会觉得，他似乎是永远地离去了。莫甘从梅林处学得技艺，就必须在这个寒冷的夜里替代他的位置，而我们则在今晚敲打锅子，大声喊叫，直到嘶哑，直至将恶毒的魔鬼赶离卡丹城堡。连乌瑟也加入进来制造噪音，虽然他拐杖击打壁龛边沿的声音相当微弱。白德文主教双膝跪地祈祷，他的妻子被赶出了分娩室，流泪悲叹，呼唤着基督教的上帝，祈求着主宽恕那些异教徒女巫。

但巫术起作用了，孩子活着生下来了。

在生产那一刻，诺维娜发出了比之前都要可怕的尖叫。那是受折磨的动物的惨叫，一声让整个夜晚啜泣的恸哭。妮慕后来告诉我，是莫甘造成的这一记剧痛，她把手伸进了产道，粗暴地将孩子强行拽来了这个世界。那一刻，母亲受到折磨，孩子满身鲜血。妮慕将脐带打结咬断，莫甘则冲那个惊恐的女孩大吼，叫她过来抱起婴儿。婴儿必须由一个处女最先抱起，这点很重要，这也是女孩会被带来大厅的原因，但她太害怕了，不肯靠近沾满鲜血的稻草。诺维娜喘着气，血迹斑斑的新生儿则像死胎那样躺着。“抱起来！”莫甘大吼道，但那个女孩子哭着跑了。于是妮慕从床上抱起了婴儿，清洁了他的嘴巴，好让他能吸进第一口空气。

满是凶兆。光晕笼罩的月亮正在亏缺，处女则逃离了婴儿，大哭出声。乌瑟听见了吵闹，我看见他闭上了双眼，向诸神祈祷是个男孩。

“要我进去吗？”白德文主教迟疑地问道。

“去！”乌瑟厉声说道，主教急急忙忙地爬下木梯，提着长袍，踩着已被践踏过的雪地跑去大厅的门口。他在那里站了几秒钟，然后挥舞着双手跑回了壁龛。

“好消息，陛下，好消息！”白德文一边叫着，一边笨拙地爬上梯子，“最好的消息！”

“一个男孩。”乌瑟轻声呼出这四个字，期待着。

“一个男孩！”白德文确认道，“一个健康的男孩！”